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趙枝發

文選補遺卷十二

元 陳仁子 輯

封事

漢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通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

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論霍氏封事

西山真德秀曰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愚曰先儒論宣帝卻茂陵徐生之言鑑將稔其惡以成赤族之誅故帝以俟滅霍氏猶莊公以京斃段也噫帝豈有是

哉帝久忌霍氏敢怒不敢言其初也畏光之威不敢發其終也牽后之愛不忍發夫以禹山逆謀皆萌於光亡之後殺之特孤雛腐鼠之易魏相言而不從張敞言而不省何也吾因得以窺帝之心矣當時張章告張赦石夏之謀執金吾收捕帝詔勿捕山等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此一舉也帝不抑制霍氏者皆霍后之嬖為之也是故犄附之奸未明舉侍之寵方盛平生驂乘之憤潛移於一旦房闈之愛光死則葬之過厚山逆則庇之過寬吾意廢立之謀向非震躬之迫鼠鵄雖炎帝亦未必奮然除之昭臺之處幾有不忍正典刑者嗚呼趙蓋韓楊之死如刈草菅帝不牽后之嬖其殺霍氏者亦一趙蓋韓楊也何待容忍以成之哉

張敞 本傳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為山陽太守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孫山雲皆為

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云云時地節三年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他了切）日蝕晝冥宵光地大

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

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

條災異封事致堂胡寅曰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斷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權後值王鳳

專固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行有乎周身無闕邪原則褊介悻直謁謁然衆邪之中既忤君心又取衆疾昧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材向所擬效固不能及然篤論是與華藻者乎貞幹者乎○西山真氏曰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筦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

之彼貢禹華視之真可媿死。愚曰人各以類
交小人之交多固君子之交多離甚矣主之者
難也易之泰陰居君位者也易之否陽居君位
者也而泰否反不同何也處泰之時君子之交
皆合雖六五陰柔之君亦足以集事處否之時
小人之交方合非九五陽明之君不足以休否
劉向以杜羣枉開衆正勉元帝是欲合其交也
而帝非其主也帝性陰柔乏陽剛知恭顯之邪
不能退知堪更生之賢不能用蓋
或可以處泰而未可以休否也

劉向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冬地復震時恭
顯許史子弟侍中側目望之等更生懼乃
使外親上變事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
太盛也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
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
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逮更生獄免

為庶人望之亦坐使子上書恭顯白令詰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勲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西山真氏曰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

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篇綱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譊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

亂簒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

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按此敘次有法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

並進令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
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
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
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
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
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

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於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

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通為秦博士定

公始皇賢李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
令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
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令出善令未能
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
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
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
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

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此言不和之狀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

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上皆應）（前漢人論事多如此）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

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論知人邪正封事

愚曰君子假陰陽以行道小人假陰陽以行詐語曰子不語怪陰陽家流非聖人所少也虞不臏虢不五稔被髮之祭不百年特以理占不以數占故也至陰雨之變夏侯勝以卜昌邑之廢石栁之立眭孟以讖宣帝之興君子不言焉翼奉與蕭望之匡

衡同師也同學也諸公薦同侍詔奉若行之以經術視二子不為少輔以律歷陰陽視二子不為多特奉所守者正其言雖不純而其節可重其不背語平昌侯王臨以數學即李剛

翼奉本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好律歷陰陽之占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

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云云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知益為害知人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貪而無厭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木受水生貫地而出故為怒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李奇曰北陰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

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火性炎猛無所發恤故為惡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得所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

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一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日加甲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

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長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長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刑散為十二律也

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極諫外家封事

愚曰漢宗室之忠無如劉章劉向二人呂氏外戚也欲危劉氏則章力護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觀此封事千載尚為流涕異時章得誅諸呂劉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蓋章之志得行而有平勃以主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平勃也

劉向

本傳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天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

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云云時

陽朔

二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

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録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隂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臣瓉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上大夫即卿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弟穰侯魏冉也涇葉皆其弟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

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席猶因也）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

東宫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𠯆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內有管蔡之盟外假周公之論兄弟皆坐僭擅誅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據重宗族磐互磐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

皆不及也皇甫卿士周后寵之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孝宣

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
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
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宫之意外家之福也
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
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
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
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地震為后舅封事愚曰翼奉與李尋同明歷數之學也尋不免於罪而奉乃得以自全何也奉言雖奇而守則正尋言雖奇而行則險故翼奉靳平昌數學之傳大體已正明后舅致災之由大節愈高此等忠忱直有劉向之風而非尋比尋流放而奉善終天也

翼奉本傳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恱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

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
藥賜棺錢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
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巢居鳥鵲之屬穴處狐狸之類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
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
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
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

貌令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太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

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隂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言絶男女之好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隂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

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惟陛下財察

薦辛慶忌封事

知人實難辛慶忌在漢將中有汲黯社稷臣之力量非但將也觀何武薦慶忌曰宜在爪牙以備不虞噫世有不盡知慶忌者非但武然也嘗觀班固傳言為國虎臣西域匈奴服其威信其大節不在此當其上書救劉輔叩頭救朱雲肯為忠臣援手為國家利此二事表表絕人班固獨不載本傳何也慶忌之力量非擐甲操矢者流何武不知於當世班固不知於後世吾固揭此為將帥法

何武 漢書慶忌武賢子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

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虞有宫之竒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猒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無以應卒士不素屬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宄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勲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備禦

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後拜為右將軍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論董賢封事愚曰小人媚權奸以求全者未必不適以求禍賈捐之奏薦石顯蓋媚顯也而死於顯劉歆推奬王莽以媚莽也而死於莽董賢何物小嬖平生因縁帝寵專權擅勢東園秘器悉皆賜賚王嘉鮑宣懇懇言之而不省一旦失勢薦拔王莽以自託重為漢氏篡竊之禍而莽之殺賢特如雛兒之易嗚呼始以自全反以自禍小人僥倖不自悟哉

王嘉本傳哀帝初立時侍中董賢愛幸封高安侯嘉因奏封事云云時建平四年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尚書咎繇謨之辭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隂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

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

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笞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内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内之譏而不害政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

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附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

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行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

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浸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户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云云

再論董賢封事

西山真氏曰漢世倿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隂不雨司隸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為示戒

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撓鼎覆曾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巧和媚非能為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漢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懲戒之哉

王嘉

臣聞爵禄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

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

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猒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

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論日食封事

愚曰甚哉刺舉之難也馬嚴因日食論郡縣糾察之權各以意作威福當時如朱浮言信刺舉之吏而捊𠋫論孝廉取少年能報恩者弊固難盡革然其間有誤者有故者伯鯀之奸四岳不盡别 𧩞蔑之賢叔向不預知誤之說也嚴延年舉獄吏之廉不免有贓䵢尚上安邊之功不免下吏故之説也誤者不害於公故者不免於私此懲勸賞罰之權所由生也雖然張勃舉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户及死後謚爲繆侯嚴延年察獄吏廉然其人坐贓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魏無知薦陳平平用而無知受賞漢刺舉之法亦善哉

馬嚴本傳嚴字威卿其冬日有食之嚴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隂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無功不黜明隂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丁仲反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令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説悦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曽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

直察能否以懲虛實漢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録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令宜加防檢式遵前制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見漢書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無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禄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

狎而翫之為政者寛以濟猛猛以濟寛 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為政之詞

如此綏御有體災青消矣

論竇氏封事 西山真氏曰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唐仲友曰論竇氏乞聽竇瓌退身抑權之請亦見其忠厚處○竇憲使傳濟南敞乃見敬憚亦緣公正忠厚二者兼有○竇憲出何敞傳事與公孫弘徙董仲舒同敞以道義法度驕王敬憚事與仲舒同

何敞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類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

三軍之重篤景總宫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令者論議匈匈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懐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禄呂産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産禄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絶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

泉之識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寘姜氏於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史記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使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欲笞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猶不免於笞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黙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

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顧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

論北單于不當立封事 愚曰人惟守正則邪亦不足畏袁安正直為東漢諸相巨擘自為縣令至宰相終始一節迹其平生有不合於竇氏者四謂匈奴不當擊一也劾竇景擅發兵二也爭竇憲立北單于三也舉奏竇氏之門二千石者四十人四也剛而不附於權臣忠而不損於國體甚至憲舉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以恐之而不慴史謂袁安任隗素行高無以害之惟其無可指是以小人亦不能指也

袁安

本傳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亡降者左鹿蠡王阿冬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漢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

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勲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

虜綴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

之要也

論日食為竇氏封事 愚曰丁鴻以日食歸竇氏可謂知本不數日竇氏伏誅噫

言之者鴻誅之者乃一鉤盾令之鄭衆而宰相不得與其無權可想也抑竇氏覆宗之禍其責不在人而在后馬后以法度抑制諸子弟故身沒猶見馬氏之榮竇后以官爵驕寵諸子弟故身存親見竇族之誅此古今所宜知也

丁鴻本傳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竇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强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

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産呂禄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吉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

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闇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漢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

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横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論倖臣鄧萬封事 愚曰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厚宦寺說女寵令又倖舊人何多嬖

也譬之心腹內病癰疽外潰一孔未瘳一孔復穿倉扁亦望之而走矣雖然東漢以臣近君而容星經帝座者二其邪正善惡不同何也夫嚴光雖舊人而光則勇於退鄧萬雖舊人而萬則勇於進當以此辨之當時宦寺與女寵相煽更添一倖臣如董賢凶德參會為害不少此延所以惓惓言之也雖然延嘗謂帝為漢中主噫帝特其下耳豈敢望中哉

爰延 本傳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時太史令上言容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

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事見公羊傳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事見漢書李延年傳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甄明善也

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

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侫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

論青蛇封事

恩曰青蛇之災不載靈帝本紀而附見謝弼楊賜二傳史以日食地震則書若小災不書故也夫蛇孳陰象其徵爲女子爲奸臣春秋莊公十四年有内蛇與外蛇鬬鄭南門内蛇死其後厲公自外刧傳瑕僇子儀而代立魯文公十六年魯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國其後文公薨公子遂殺文二子惡視而立宣公皆臣子篡弑之徵也令青蛇見御殿青東方也御殿君位也必有起於東而生厲階其後兵起山東共討董卓而曹操卒由以代漢未必非由此兆惜楊賜謝弼不及見之

謝弼 本傳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

事
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祅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
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
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
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
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
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
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

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周襄王母死後母曰惠后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令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
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
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
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
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
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必有折
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

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數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

論青蛇封事

楊賜本傳賜字伯獻楊秉之子也時遷少府光禄勲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

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雍糺之亂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內蛇與外蛇鬬內蛇死後昭公果殺於傅瑕而厲公入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漢書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矣夫女謁行則讒夫

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見史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趙枝發

文選補遺卷十二

元 陳仁子 輯

上書一

報燕惠王書

東坡蘇軾曰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

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若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闘志則田單者獨與誰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霸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胡寅蘇轍曰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舉全齊而歸之燕留齊五年下七十餘城惟莒與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何能為乎夏侯太初不達

兵勢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宛丘張文潛曰毅戰國之雄耳豈足以知王者之事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材盡是矣其所以不拔二城者力有所不足未能盡其謀計考毅之心未始有縱二城以示民信有意於王業之事何夏侯生之安論也○愚曰世稱毅曰王佐以今觀之毅亦戰國詭詐之士而已士不貴以闕

夫戰國之

習於周不合則之魯於魯不合則之齊之宋之晋之秦無擇也毅恃材以驕列國而不拘節以

全大義知去國不潔其名獨不知忠臣不事二君乎若曰避讒則辨明心迹舉賢者以自代可也何乃飄然而去至使惠王懼其伐國而致書焉此固中行說之流耳夏侯玄尚以微子為論何哉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敢斥言王故託之侍御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意又不白

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此二句是一篇大旨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禄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此四語一篇主意下皆叙成功立名臣竊觀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使臣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逌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臺名大

呂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反乎磿室當作歷室徐廣曰磿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叙王所以幸己之由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

施及予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忠臣去國

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敢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論趙高書

愚曰世之小人其敢於為惡者未有不自知其悖理也往往汩於利欲而不能扶是以為惡終其身太史公傳李斯也悉載秦興亡之故備列其中凡焚詩書廢封建銷兵甲列其事於秦紀而詳其事於斯傳直以斯一身與秦始終焉是亡秦者非秦也斯也及考斯論嫡庶廢立之非辯趙高專權之奸則斯學六藝介然之質一有覺悟未嘗不知理者特心存權勢故變所學以徇主於非而已嗚呼小人豈真不知哉○又曰宦寺以廢立之事特其君者鮮

不為患昔豎牛殺嫡立庶而立叔孫昭子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數其罪而殺之仲尼以為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若趙高立二世而卒挾其恩以殺二世視呂假逆子劉之事何如也夫立君大事也不顧命大臣而聽之宦官其禍速而大二世無昭子殺豎牛之勇李斯又無呂假逆子劉之規反為所陷高佗日祿程以策立獻嗣帝王守澄以策立敬文宗皆自高始矣

李斯

本傳斯楚上蔡人也二世時為相趙高案斯子三川守由與盜通狀斯欲見二世書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

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粲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言兵事書　晦菴朱氏曰鼂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愚曰錯之術數以輔太子則

非以言兵事則是凡事不貴術數獨兵不厭術數奇正拙巧變化無窮自有默行其間何可一以正律之故錯之所謂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雖不假術數亦可至於以蠻夷攻蠻夷直以詐相使以罪人實塞下直以威相劫此兵家所不免也而君子何嘗以此短之吾故曰錯之術數輔太子則非言兵事則是

鼂錯　本傳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攻之錯上書時十一年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

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也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弋戰反相屬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桓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

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

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與猶如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凖臬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版作如楯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閒耳夫以人之

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上守邊備塞書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

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

於道也僨仆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

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

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

供復役之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發之不順行

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

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

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

令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

古野字

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費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渠答鐵蒺藜也藺石城上雷石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

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竹虎落也又曰以竹篾相連遮落也）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令皆除其罰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樂卿武帝所置錯之上書未得爵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

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募民徙塞下書

林之奇曰晁錯之論邊事其後先始終皆有條理始則欲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帝從其策矣於是請募民免罪拜爵使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為什伍之法以聯其民屬其衆而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郡縣足支二歲以上可時赦勿收民租其於富國强兵之術秩秩然各有條理而纖密精熟固非徼倖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之文章猶為有用之學矣○愚曰言事者有所處晁錯前章言徙民姑舉其事後章言徙民乃審其宜與其事則民有所劫而徙審其宜則民有所樂而從凡人之情養生無所則重懷土之思甚用不便則憚遠行之苦況漢徙郭解關中徙豪傑茂陵皆非其情今舉雜形保社

之民實之干戈戰爭之場而無以處之則閭左之戍起而亡秦涇原之卒起而叛唐錯之愛漢者適以害漢東市之禍恐不待削七國而見也錯其善言事哉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

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二内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

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上諫出兵伐閩越王書

愚曰善窺武帝之心者淮南也善成武帝之欲者嚴助也夫武帝窮兵四夷自南越始帝先試於南越而後試於西北此其為心淮南窺之已稔及其初而救之不至噬臍則輪臺之悔亦可自免奈何淮南之言不足勝嚴助之辭而武帝好兵之心浩不可遏故南越之伐是武帝終身用兵之機史載此書不於武紀不於淮南傳而獨於嚴助傳見之其意責助蓋深嘻淮南窺之者何其智嚴助成之者何其愚

淮南王安 本傳武帝時閩越復興兵擊南越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

上多其義大為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時建元元年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古翦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

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逺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

靈方内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内都内也國家寶藏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又曰贅質也一云贅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

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蝮毒蛇也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以也間忌人姓名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

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

人衆兵彊能難邊城為邊城作難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越邑今鄱陽縣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蠚毒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甲者閩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内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

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郡都尉姓屠名睢又使監祿鑿渠通道監郡御史也名祿越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百姓靡 敝行者不還往者莫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

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倖以逆執事之顔行顔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顔蒙犯也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

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郭敵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論伐匈奴書

陳瓘曰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疏逆啟賤進

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諭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非特足以延天下之才亦可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而縻之則非特塞賢才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皇異於始皇其在斯乎

主父偃

本傳偃齊國臨菑人學長短從橫術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

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

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黄腄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

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音縻散也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聚衆數十萬人

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驅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諫伐匈奴書 愚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嚴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戢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樂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於用兵乃入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嚴安 本傳安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

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族音奏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欲音慾）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徒得（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夸大也競也矯偽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

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隂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簒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呑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爲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

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辟讀曰闢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禄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

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長官謂一官之長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薉貉也薉與穢

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挐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劒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多而變起多或作久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鉅依反千里列城數十形

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畢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論土崩瓦解書

愚曰人臣諫君責之以欲不若引之以理責以欲者其欲未必可格而引以理者其欲不戢而自化故伊尹遏太甲之縱欲而俾鑒於湯周公觸成王之賴悟而俾

篤於文武蓋以聖賢相期則其心自有愧而不為者徐樂於武帝亦善諷諫者夫帝之心内多欲而外仁義者也仁義不勝故私欲横生徐樂於聲色之奉遊獵之娱俳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不閉其邪者使帝誠如樂言以天下為務而遊心禹湯成康之事吾知私欲不待言而自止深得諷諫之術吁樂言雖是而同時若偃者一歲四遷安雖不用而為騎馬令至樂竟不見用毋乃以樂言為迂而不相入邪

徐樂 本傳樂燕郡無終人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越本尺作疆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

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内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

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宿久也名何必夏

子俗何必成康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　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依讀曰扆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上救太子書西山真氏曰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譏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譏其

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浸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興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為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心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宮人以媿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為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徼察其情為之誅融蓋父子之情未盡鬲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

得予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自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仇憾之意則其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耳而本源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蓄覬覦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説精神意慮久已惛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感於内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杅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所儆云○致堂胡氏曰武帝為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諸子疏莫親於妻子而有疏遠之形此一失

也寵姬三人各生子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寬厚上嫌其不類已用法大臣皆不悦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充既敗趙太子矣帝悦其才而用之乃舉劾東宮蓋信任之而忘其敗趙之事此四失也建太子必以正人為之師傅朋友乃令私通賔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也蘇文譖太子與宮人戲不為驗實遽增太子宮人遂結黨轉加讒譖此六失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啓呪咀之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為使者此八失也春秋既高意忌盡疑左右為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此十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既不忍忿而斬充猶可身之甘泉庶幾見察方且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為少傅

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眞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不幸也世宗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行師萬里信方士之説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内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蠧自讒入禍延子孫露刃闕下血流盈溝其應憯矣向使遵文帝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震驚望思痛悔哉○愚曰人主可與言則公議在於搢紳人主難與言則公議出於草茅夫事而至草茅言之則極矣若人主復以迂視之天下固將絶望焉此一巫蠱之事太子不得言公卿不敢言而三老若茂獨出位言之武帝翻然改悟亟賜赦宥讎江充之姦發蘇文之惡則元良不隕而望思之臺可不作矣

而奈何帝聽草茅之言猶疎也

壺關三老茂 戾太子傅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斬充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

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竒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毁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

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斧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宫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諫擊匈奴書

致堂胡氏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惡聞災過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直告而草天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律其視魏相為何如哉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

呼賢矣哉○愚曰國家行事雖責於其君而亦當責於其相宣帝比武帝皆英銳而可大有為者也武帝窮兵而宣帝不甚窮兵何也及觀魏相諫伐之書然後知武帝之相若蔡澤賀慶不敢言也故曰窮於兵宣帝之相若魏相不憚言也故不窮於兵嗚呼此一止兵也武帝之時主父偃嚴安未嘗無言也不出於朝廷之相而出於疏遠之臣帝亦將輕聽之矣若魏相者真大臣哉

魏相 本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

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隂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
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
欲發兵報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上尚德緩刑書

西山真氏曰按温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君故始

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之貴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極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姦究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況真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況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如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於世所識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詞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愚曰天下事不親則不知不覆則不悟宣帝身嘗獄

事故於刑獄為詳温舒身為獄吏故於刑獄為悉夫刑獄末也德化本也知有刑之為重孰若以德化而無刑之為重文帝以德化人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繩人故謹刑而日繁温舒之言重刑獄雖詳而所以尊帝於德化者尚略故於神爵甘露之時無補也

路温舒 本傳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時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

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迺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頼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錮者不可復屬錮古絶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

之（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

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毁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西山曰温舒論緩刑而併及除誹謗招切言必其時有因言得罪者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

諫膠東王太后書

張敞 本傳敞拜膠東相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云云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陽秦昭王后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樊姬楚莊王姬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輜軿衣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謂衣裳結束綢繆也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

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訟蓋寛饒書

致堂胡氏曰寛饒之死坐怨謗敗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歟曰非也史録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惑安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寛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官而寛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蔽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禮樂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廊廟斷國論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況言之當反殺之乎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

鄭昌 漢書宣帝擢為司隷校尉剌舉無所回避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寛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寛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寛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寛饒忠且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寛饒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隷校尉寛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

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文選補遺卷十三